

康熙盛世

滿洲語文與中西文化交流

莊吉發

康熙年間，供職於內廷的西洋傳教士，大都精通滿洲語文。他們以滿語講解西學，也將天主教的祈禱詞譯出滿文。從滿洲語文的視角考察中西文化的交流，可以擴大研究視野。

優禮西士 中外一家

華夷之說，是偏安時代的口舌相譏。康熙皇帝在位期間（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勵精圖治，政局穩定，國家統一，中外一家，並無此疆彼界之分。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三月十一日，康熙皇帝南巡回鑾，途經山東濟寧天井關，西班牙人利安寧迎駕，奉旨召見。康熙皇帝問：「姓什

麼？」利安寧回奏：「臣姓利。」

問：「名叫什麼？」回奏：「臣名

安寧。」問：「號什麼？」回奏：

「臣號惟吉。」問：「西洋的名叫

什麼？」回奏：「臣叫瑪諾額爾。」

入境隨俗，西洋傳教士來華後，除了

西洋名字外，還有漢文姓名，也有字

號，滿文姓名也按漢文姓名讀音拼寫

滿文，其用意就是將西洋傳教士視同

一家人，不分華夷。

康熙皇帝在萬幾餘暇，留心西學，凡有一技之長的西洋人，多奉召入京，供職於內廷，或進講西學，或佐理曆政，或幫辦外交，或測繪輿圖，或療治疾病，或從事美術工藝的創作，西學蒸蒸日上。

語言文字是思維的工具，也是表達思想的交流媒介。康熙年間，入京

供職的西洋傳教士，大都精通滿洲語文，說寫純熟流利。因此滿洲語文在中西文化交流舞臺上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創制滿文 文以載道

西洋傳教士入京効力之前，須學漢語，讀漢書。康熙皇帝特頒諭旨稱，西洋新來之人，且留廣州學漢話，若不會漢話，即到京裡，亦難用他。西洋傳教士在往來書信中也常討論學習漢語的經驗，其中晁俊秀神父在他的信中指出，漢語艱深難學。漢語與世界上其他語言沒有絲毫相似之處，在漢語中，找不到性、數、格的變化。同一個詞，它可以是名詞、形容詞、動詞和副詞；可以是單數或複數；也可以是陽性或陰性。對所有歐洲人來說，特別困難，而且永遠是一種障礙的就是漢語的讀音，每個單字節漢字的排列組合，全無定規，在一個送氣音後，就要緊跟著一個平音；在一個齒擦音後，就要緊跟著一個凹音。人們也不可以通過讀書來自學，因為書中的文句，不是簡單的交談的

語言。

西洋傳教士相對學習漢語而言，學習滿語，閱讀清文，則容易得多。

徐日昇、安多等人在奏疏中曾經指出，「以臣等語音易習滿書。」洪若

翰神父致拉雪茲神父的信中也指出，

康熙皇帝南巡期間，曾經鼓勵耶穌會

神父學習滿語，以便能以滿語與他交

談。

明神宗萬曆二十七年（一五九

九）二月，清太祖努爾哈齊爲了文書

往來及記注政事的需要，曾命巴克什

額爾德尼、札爾固齊噶蓋做照老蒙文

創造滿文，以老蒙文字母拼寫女真語

音，聯綴成句。這種由老蒙文脫胎而

來的初期滿文，在字旁未置圈點，習

稱老滿文。天聰六年（一六三二）三

月，清太宗命巴克什達海將老滿文在

字旁加置圈點，習稱新滿文。滿洲入

關以後，滿洲語文一躍而成爲清朝的

清文國語，對外代表國家，對內比漢

文的地位更爲特殊。

耶穌會傳教士巴多明致法蘭西科學院的書信中，討論滿洲語文的內容，佔了很大篇幅。他指出，滿洲文字中每個字都有一筆自字首垂直貫通至字末的主筆畫，這一畫左側是表示元音「a、e、i、o」的鋸齒狀符號，由放在這一畫右側的附點的不同位置決定其發音。如在一個鋸齒對面放



耶穌會傳教士巴多明 杜赫德編、鄭德弟譯
《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 第二卷



康熙皇帝與西洋天文學家 十七世紀
油畫 劉半農原譯 《乾隆英使觀見記》



白晉、張誠編譯 《幾何原本》 康熙年間滿文抄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一個附點，就發元音「e」；如省略附點，則發元音「a」，如在字左側鋸齒旁放一附點，這一附點就充當了字母「n」，因而要讀作「na」。此外，若字右側不是附點，而是放圈，這便發送氣音的符號。書寫滿文，人們通常用毛筆書寫。巴多明神父指出，有些滿人使用一種竹製的，削成歐洲羽毛狀的筆。巴多明神父用了不到一年時間，就像一個上了年歲的滿人熟練地使用這種竹筆寫出了好字。他進一步指出，滿洲語文有豐富的詞彙和表達能力。在滿語中用以表示狗的詞彙是所有家畜中最少的，但仍比歐洲人多得多。除了常用的大狗、小狗、看門狗、獵兔狗、捲毛獵狗等等稱呼外，還有用以表示狗的年齡、皮毛、質量好壞等等的專門詞彙。人們若想說一隻狗耳朵和尾巴上長著長而密的毛，用「raha」一詞就夠了。「raha」，滿文作「**ᠷᠠᠬᠠ**」，漢文作「臺哈狗」，是一種獵狗，耳朵和尾巴上都長著長而密的毛。若是狗的口鼻部位長而大，尾巴也一樣，耳朵很大，嘴唇下垂，那麼「yolo」這個

詞便說明了一切。「yolo」，滿文作「**ᠶᠣᠯᠤ**」，意即「藏狗」，嘴尾粗，唇垂耳大。信中所描述的特徵，十分相符。若臺哈狗與普通母狗交配生下來的幼狗，就叫做「peseri」，滿文作「**ᠫᠢᠰᠡᠷᠢ**」，讀如「beserei」，意即「混血的」，「beserei indahan」，習稱二姓子狗。不管什麼狗，不論公狗或母狗，只要眉毛上方有兩簇金栗或黃色的毛，那就只管叫牠「tourbe」，滿文作「**ᠲᠤᠣᠷᠪᠡ**」，讀如「durbe」，意即「狗兩眼各有一個目狀的黃白毛」，「durbe indahan」，習稱四眼狗，是指兩眼上端各有一個目狀黃白毛的狗。狗身上若長著豹樣的毛色，便叫牠「couri」。滿文作「**ᠴᠣᠷᠢ**」，讀如「kuri」，意即「有斑紋的」，或「有花紋的」，「kuri indahan」習稱黎狗，或黎花狗。倘若僅在口鼻部位有斑點，其餘部位毛色一致的叫作「palla」，滿文作「**ᠫᠠᠯᠯᠠ**」，讀如「bala」，意即「花鼻樑的」，花鼻樑的狗，就叫做「bala indahan」。狗的頸部全白的叫作「tchacou」，滿文作「**ᠲᠻᠴᠤ**」，讀如「caku」，白

頸項的狗，就叫作「caku indahan」，頭上有些毛向後倒，便叫「kalia」，滿文作「**ᠬᠠᠯᠢᠵᠠ**」，讀如「kalia」，意即「白額白鼻樑的花臉」，「kalia indahan」就是白額犬，或白鼻犬。倘若狗的眼珠半白半藍的便喚做「chikiri」，滿文作「**ᠴᠢᠬᠢᠷᠢ**」，讀如「cikiri」，「cikiri indahan」，習稱玉眼狗，就是一種白眼珠的狗。個頭低矮，腿短，軀體笨拙，頭部昂起的狗叫作「capari」，滿文作「**ᠴᠠᠫᠢᠷᠢ**」，讀如「kabari」，意即「哈巴狗」，俗名獅子狗。「niguen」，滿文作「**ᠨᠢᠭᠦᠨ**」，讀如「eniyehen」，意即「母狗」，「niaha」，滿文作「**ᠨᠢᠶᠠᠬᠠ**」，讀如「niyahan」，習稱狗崽，是指七個月以下的小狗。「nouguere」，滿文作「**ᠨᠣᠭᠦᠷᠡ**」，讀如「nuhere」，是指七、八個月至十一個月的小狗。「indagon」，滿文作「**ᠢᠨᠳᠠᠭᠣᠩ**」，讀如「indahan」是十六個月以上的狗統稱。將巴多明神父信中所舉詞類，還原滿文後，可知所描述的特徵，是彼此相合的，同時也可以說明巴多明神父等人的書信

中保存了豐富的滿洲語文資料。

康熙皇帝喜愛西學，即或臨幸暢春園，或巡幸塞外，必諭令張誠等隨行。或每日，或間日講授西學。巴多明神父在信中指出，康熙皇帝學習歐洲的科學，他自己選擇了算學、幾何學與哲學等等。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十二月二十五日，康熙皇帝召徐日昇、張誠、白晉、安多等至內廷，諭以自後每日輪班至養心殿，以滿語講授量法等西學，並將所講授的西學，繙譯滿文成書。神父們固然以滿語講解西學，同時也將天主教的祈禱詞譯出滿文。巴多明神父在書信中指出，天主教徒中的福晉們很少認得漢字，她們希望聽得懂祈禱詞的內容，而由巴多明神父負責將祈禱詞精華部分譯出滿文。《在華耶穌會士列傳》所載巴多明遺著目錄中第八種就是巴多明神父將法文《教會祈禱文》所譯出的滿文本，以供蘇努家中信教婦女閱讀，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滿洲語文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滿文繙譯 折衝尊俎

康熙年間，中俄邊界糾紛，日益頻繁，終於引爆發雅克薩之役。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清朝以索額圖為全權代表，與俄羅斯會議。翌年，訂立尼布楚條約。此後，中俄雙方商務交涉，文書往來，更加密切。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八月，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將清朝康熙、乾隆年間俄羅斯來文原檔整理出版《故宮俄文史料》一冊。清朝對俄羅斯行文，多用滿文、拉丁文、蒙文，俄羅斯來文則多為斯拉夫文。探討中俄關係，不能忽視滿文史料。錢德明神父致法蘭西科學院信中指出，宋君榮曾為那些涉及到中俄兩國交往的所有事務充當拉丁文與滿文的翻譯。宋君榮負責把所有來自俄羅斯官方的拉丁文信件譯成滿文，並把最初是滿文寫的清朝官方寄往俄羅斯的文書譯成拉丁文。對照滿文有助於了解文書處理過程。

在《故宮俄文史料》所收二十三件文書中，康熙朝共十九件，乾隆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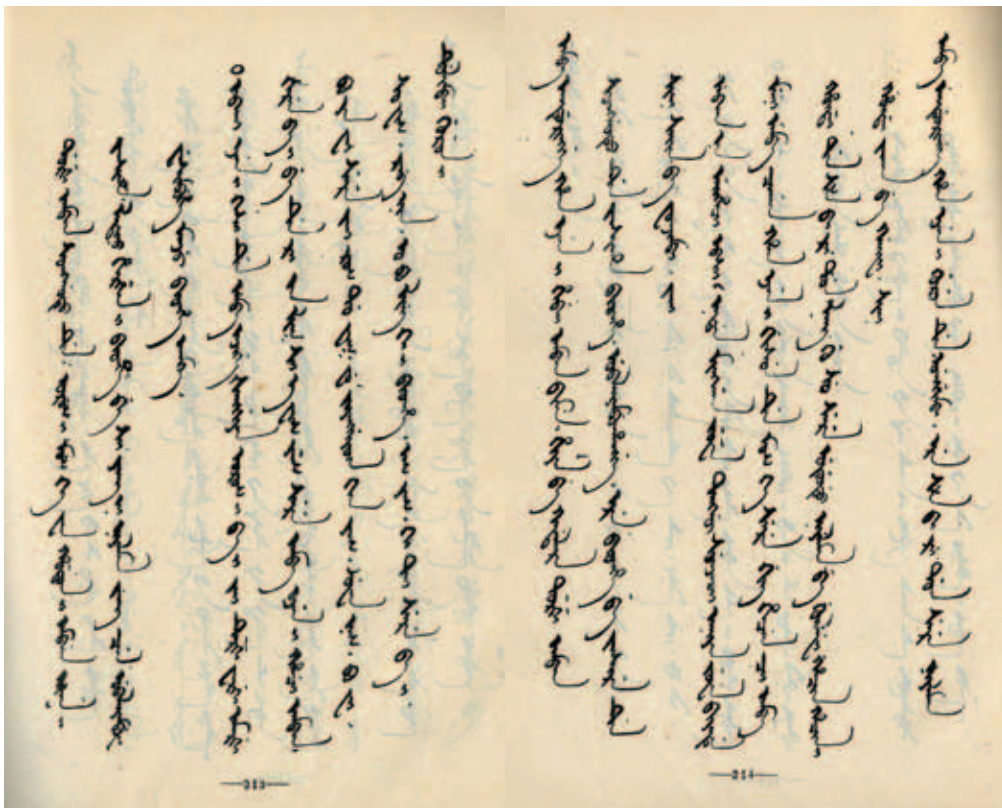
「ian」，漢字音譯當作「伊凡」。拉丁文，滿文讀如「latino hergen」，漢譯可作「拉體諾字」。原書舊譯「國務會議貴族大臣兼內政大臣索額圖」，滿文讀如「hebei amban bime hiya be kadalara dorji amban songoru。」意即「議政大臣兼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原書舊譯「大君主大皇帝」，滿文讀如「amba cagan han ejen。」意即「大皇帝察罕汗」，「察罕」(cagan)，蒙古語，意即「白色的」，「察罕汗」(cagan han)，即沙皇。原書舊譯「購買一切所需之品」，滿文讀如「suweni ba i jaka be cifuu aku udabume」，意即「免稅購買爾處商品」。由滿文注記可知滿文第三號文書是由西洋人張誠據拉丁文譯出滿文。滿文第一號文書，原書舊譯「班第阿列罕巴」，滿文讀如「aiha amban bandi」，意即「尙書班第」。原書舊譯漢文對清朝職稱、人名、地名、的繙譯，有待商榷之處頗多。因此，充分掌握滿文史料，可以提高譯文的信雅達。

滿文輿圖 尺幅千里
供職於內廷的西洋傳教士，大多擅長測繪地圖。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四月，白晉、費隱、雷孝思、杜德美等奉命測繪萬里長城位置及其附近河流，並前往蒙古繪製地圖。同年十月，費隱、雷孝思、杜德美等奉命前往北直隸各地測繪地圖。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〇）六月，費隱、雷孝思、杜德美等奉命前往黑龍江一帶測繪地圖。院藏康熙朝輿圖，含有頗多滿文輿圖及滿漢兼書輿圖。探討中西文化的交流，不能忽視康熙年間滿文輿圖的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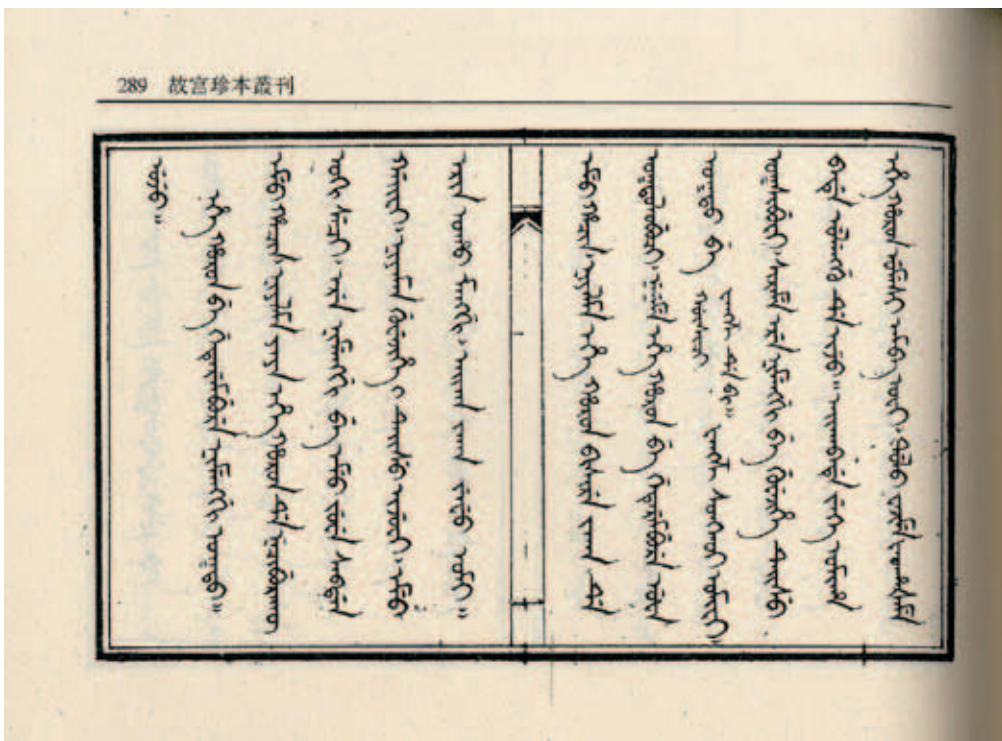
院藏滿文《黑龍江流域圖》，以水系繪製較詳。洪若翰神父信中所稱「sanglien-oula」，杜赫德神父信中所稱「saghlien-oula」，滿文作「*Ambanin oula*」，滿文讀如「sahalyan ula」，意即「黑江」，漢文作「黑龍江」。「黑龍江」，院藏《吉林九河圖》黃簽讀如「amal bira」。蒙文作「*Amal bira*」，漢譯作「阿穆爾河」，意即「寧靜的河」。黑龍江

水系中額爾古納河 (ergune bira) 源出呼倫湖 (hulun omo)，又作「庫楞湖」。額爾古納河自西南流向東北，東折後經「yaksa hoton」，漢譯作「雅克薩城」。「yaksa」，是索倫語，意即「河彎塌陷處」。滿文《黑龍江流域圖》繪明中俄兩國以額爾古納河 (ergune bira)、格爾必齊河 (gerbici bira) 為界，在格爾必齊河南側豎立石碑，碑上標注「oros i engi hešen be faksalame ilhuba wehe bei」意即「與俄羅斯分別豎立界石碑」。圖中所繪河名、碑址，與滿、漢文實錄記載相合。

洪若翰神父致拉雪茲神父信中



《俄羅斯致清朝內大臣索額圖文書》(局部) 原件拉丁文由西洋人張誠譯出滿文 《故宮俄文史料》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白晉、張誠撰 《西洋藥書》 清康熙年間內府精寫本

共四件，其中含有滿文十件。譬如滿文第四號文書原件是拉丁文，因俄文原件遺失，而據拉丁文恢復。滿文第三號文書首幅填注「dorgi

amban songoru de, oros i mos ke wa hoton i amban ian i jasiba, latino hergen i birhe be si yang ni niyalma jang cen ubaliyambufi wesimbube manju birhe

enke。」意即「俄羅斯莫斯科窪城大伊凡寄信內大臣索額圖，拉體諾文由西洋人張誠譯出滿文一件具奏。」原書舊譯漢文「伊完」，滿文讀如



圖六 剖解皮脂膚背面人體血管圖 (suk nimenggi gaiha amargi beyei senggi gocire geren sudala i nirugan)



圖五 剖解皮脂膚正面人體血管圖 (sukū nimenggi gaiha julergi beyei senggi gocire geren sudala i nirugan)



圖四 剖解正面人體肌肉圖 (faksalame gaiha julergi beyei i yali farsi i nirugan)



圖三 側面人體肌肉圖 (dalbashūn beyei yali farsi i nirugan)



圖二 背面人體全圖 (amargi beyei i gelhun nirugan)



圖一 正面人體全圖 (julergi beyei i gelhun nirugan) 《康熙硃批臟腑圖考釋》

滿文藥書 中西合璧

康熙皇帝自幼喜讀醫書，頗通中醫。他喜歡實驗，也懂得用藥。康熙皇帝巡幸各地，常令巴多明神父等人扈從。巴多明神父致法蘭西科學院書信中將他所見中國特有的藥草如冬蟲夏草、三七、大黃、當歸、人參的產地及其藥效，都作了詳盡的描述。康熙皇帝反對動輒服用人參。杜德美神父在書信中指出，人參能化淤活血，增加熱量，幫助消化，是具有明顯滋補強身作用的上佳良藥。他指出，「我不知道中國人為何稱它為人參？因為我並未見過稍有一點類似人形的人參。」他認為它被稱為人參的原因，「還是韃靼人對它的稱呼更有道理：「orhota」，即植物之首。」句中「orhota」，滿文作「*orhota*」，讀如「orhoda」，意即「草本植物之首」，杜德美神父的說明，符合滿文的詞義。

「金雞納」，滿文作「*cinchona*」，讀如「gingina」，是「cinchona」的音寫，漢字音譯作「金雞納」。金雞納有退燒的作用，在康熙中葉

香是多年生草本，其果實長橢圓形，香氣甚盛，可榨油以供藥用，並作香料。李時珍已指出，茴香結子，大如麥粒，輕而有細稜，俗呼大茴香。小者謂之小茴香。自番舶來者，實大如柏實，裂成八瓣，謂之八角茴香。茴香油是一種精油，是由歐茴香的果實經蒸汽蒸餾而成。主要產於西班牙、德國、俄羅斯等地。茴香油可供藥用，肚子受涼引起肚腸絞痛時，可將茴香油放入暖酒服用。將茴香油、酒精、氨水混合製成的液劑，稱為茴香氣精，可供治療咯痰困難的支氣管炎等症。

「滷」是一種苦汁，或鹹汁。其中蒸煮寶石所成的滷汁，可治傷寒、瘧疾病後血氣虛弱症。蒸煮珍珠所得的滷汁，可保血補心，強氣固精。蒸煮珊瑚所得的滷汁，可治咳血、吐血、婦女病等症。硫磺是黃色帶青的結晶性固體，加熱至攝氏一百度以上熔解成黃色透明液體，具有消毒藥效。

《西洋藥書》中的蒸煮染青水、硫磺水等，可以強胃，促進食慾，傷

以前，金雞納對治療瘧疾的功效，尚未受到京師朝野的注意。洪若翰神父致拉雪茲神父信中指出，金雞納在歐洲是最受人信賴的用於治療間歇熱的藥品。洪若翰神父與劉應神父進宮時就帶了一斤金雞納進呈御覽。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五月，康熙皇帝因患瘧疾，張誠神父和白晉神父等人進呈金雞納，不到幾天，康熙皇帝就痊癒了。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七月，江寧織造曹寅因感受風寒，轉而成瘧。康熙皇帝即賜金雞納，並親書諭旨云：「*cinchona*」專治瘧疾，用二錢末酒調服。若輕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住後或一錢，或八分，連吃二服，可以出根。」

《故宮珍本叢刊》第七二七冊收錄白晉神父和張誠神父合著《西洋藥書》，是康熙年間內府滿文精寫本。全書詳列三十六種滿文藥品名稱，並逐一說明用藥方法及其功效。其中含有頗多油類藥品，譬如祛除劇毒油、調胃油、療傷油、降腹內蟲油、治療神經痛油、治傷油、茴香油等等。茴

寒、瘧疾發燒等症，可供散熱。粉末狀的藥品，習稱麵藥。《西洋藥書》中治療尿衝疼痛麵藥，可以治療因腎結石、膀胱結石阻礙排尿所引起的疼痛症。使用時，可將麵藥放入佳酒攪拌服用。滿文本《西洋藥書》的編著，在康熙年間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時代意義。

解剖醫學 滿文圖說

康熙皇帝和巴多明神父等人討論西學的範圍很廣，其中討論人體血管及解剖等問題，頗受重視。康熙皇帝曾取出內務府庫藏一尊約三法尺高的銅人像，上面佈滿表示血管穴道的線條。巴多明神父指出，銅人像上面所有線條都是平行的，而且幾乎全都同樣長短，並無靜脈或動脈線條，也不符合血管所在的位置。康熙皇帝承認銅像上的線條一點也不像血管和其他經脈。巴多明神父致法蘭西科學院書信中指出，若不在中醫知識中添加解剖學知識以指導醫生處方，並指導外科醫生進行手術，那麼中醫知識是不完善的。因此，康熙皇帝令巴多明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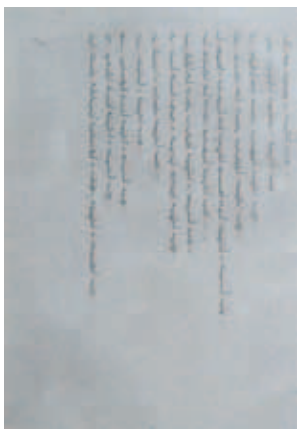
父把一部解剖學著作和一部醫學大全譯成滿文。《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巴多明遺著目錄第三種就是譯成滿文的人體解剖學。

桑德史、李瑞爽合著《康熙硃批臟腑圖考釋》（臺灣：黎明出版社，一九八一）的內容，就是人體五臟六腑週身血脈圖。全書計九十圖，其中六十圖附滿文注釋或圖說，詳載週身血脈，以滿文標注。譬如圖一為「正面人體全圖」，圖二為「背面人體全圖」，圖三為「側面人體肌肉圖」，圖四為「剖解正面人體肌肉圖」，圖五為「剖解皮脂層正面人體血管圖」，圖六為「剖解皮脂層背面人體血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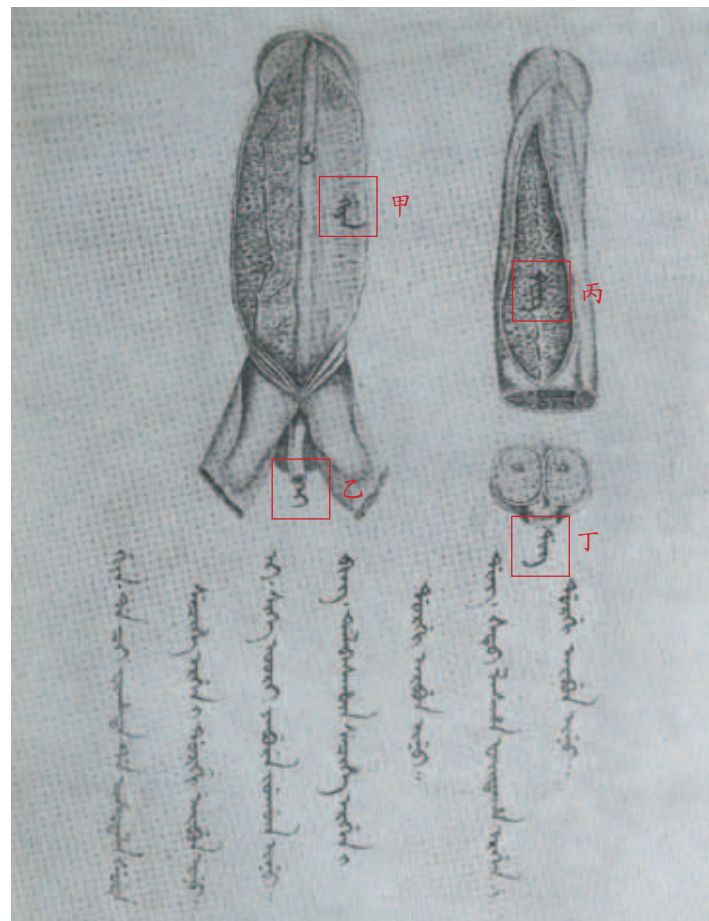
在原著人體週身血脈圖中的滿文圖說，頗為詳盡。為了便於說明，可以圖七為例，將原圖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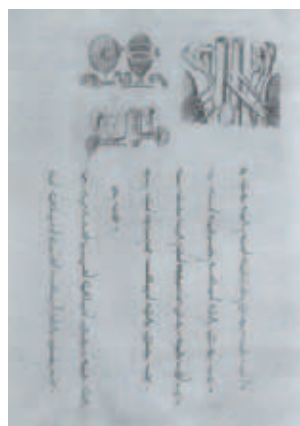
子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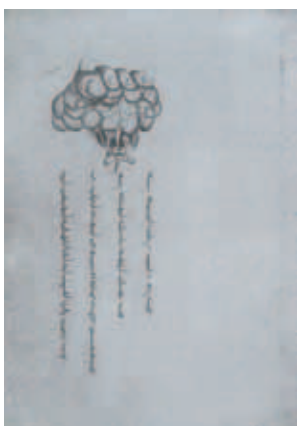
人體動脈圖滿文註



圖七 陰莖頭圖



三角形囊圖



視神經圖

gīya da ci fihara de isitala šuwe
seche ergen i dorgi arbut inu.
i. sike oori yabure jigan inu.
bing daltashan seche ergen i dorgi
arbut inu.
ding heu lasha fataha ergen i dorgi
arbut inu.
甲、係自根至龜頭豁開陰莖內
景。
乙、係輸尿管、輸精管。
丙、係側面剖開陰莖內景。
丁、係橫斷切開陰莖內景。

人體週身血脈圖含有頗多不見於滿文辭書的解剖學相關詞彙，譬如「外頸」，滿文讀如「dargiya」，「內頸」，滿文讀如「meifen」，分別清楚。又如「視神經」，滿文讀如「tuwara sube」；「十二指腸」，滿文讀如「dengi nanhan duha」；「大腸」，滿文讀如「kerken duha」；



十二指腸圖



大腸圖



陰莖圖

「直腸」，滿文讀如「teru」；「迷走神經」，滿文讀如「jakaci jurui sube」，意即「第八對神經」；「陰莖」，滿文讀如「ergen」，意即「命根子」；「陰莖頭」，滿文讀如「fihara」；「子宮」，滿文讀如「jusei oron」；「卵巢」，滿文讀如「duhen」；「三角形囊」，滿文讀如「ilan hosonggo fulha」；「四方形囊」，滿文讀如「duin durbejenge fulha」等等，俱可增補滿文辭書的不足。

盛清時期，中西文化在相互接觸過程中，有選擇、改造、融合，也有揚棄。康熙皇帝對天主教的態度，從容教到禁教的轉變，是屬於中學為體的範疇；西洋傳教士供職於內廷，是屬於西學為用的範疇，康熙皇帝在中體西用的思想基礎上對西方文化通過選擇、改造，而豐富了清朝傳統文化養分。康熙年間，在接觸、融合西方文化的過程中，滿洲語文確實扮演了重要的媒介角色。同時通過滿文譯本的流傳，也有助於西方文化的保存。

作者為本院圖書文獻處退休同仁